

H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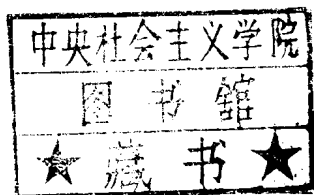
00397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B. A. 伊斯特林

左少兴译 王荣宅校

DZ49/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В. А. ИСТРИ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5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В.А. 伊斯特林

左少兴译 王荣宅校

责任编辑：胡双宝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建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25印张 430千字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统一书号：9209·80 定价：3.45元

译者前言

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рин，1906—1967年）教授是苏联著名的书籍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艺术系，语言学博士，长期在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工作，对苏联印刷出版事业贡献颇大。

维·亚·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于1960年间世之后，受到苏联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得到文字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术界的好评。作者采纳了各方面的批评建议，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于1965年（即他去世前两年）出版了第二版。这个译本就是依据第二版译出的。

这部著作以社会经济、文化为背景，比较全面地论述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特点等方面谈到文字的类型学和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字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阐述人文科学各学科与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比较正确地分析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描述从远古图画文字到现今许多文字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对文字发展的前景作了探索。这本书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本比较通俗的知识性读物，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方面的资料，并有一百六十多幅插图。可以说，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科学性和知识性统一。

世界各种文字体系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世界古典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正确地指出：“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见《世界历史》，1985年第11

期)。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翻译此书，希望它在我国的文字学和文字史以及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方面起些借鉴作用。

本书为理论著作，涉及的学科颇多，又有不少术语。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参考国内外有关著作和各种工具书；此外，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我们请教了北京大学季羨林、杨业治、刘麟瑞、裘锡圭、殷洪元、王廷荣、赵登荣、赵振江、叶奕良、崔荣林，张会成等学者专家，得到了他们的宝贵帮助。特别要指出的，北京大学胡双宝同志为本书的译文和某些注释作了许多工作。在此，我们谨向以上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深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很欠缺，为此，我们诚恳地请广大读者，特别是学者专家们，对此译著提出批评意见。

左 少 兴

1986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	I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8
第二章 文字的类型、分类和术语的问题	26
第三章 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特征	53
第四章 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91
第五章 音节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175
第六章 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	255
第七章 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	297
第八章 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329
第九章 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	403
第十章 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	519
结 论 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发展远景	543

引 言

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发现，文字史更加丰富了。只要指出下列文物的发现就足以说明问题：古代苏美尔铭文、古代埃及铭文、原始伽南铭文，第三—四世纪东斯拉夫的历法符号，九世纪末期保加利亚（原始斯拉夫）文字，诺夫哥罗德白桦皮文据，解读了乌加里特楔形文字、原始比布洛斯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以及玛雅文字。

这些发现展示了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斯拉夫文字以及其他许多极重要的文字体系发展初期的新面貌，并且引出了有关最古老的字母-音素文字^①起源的某些新理论（即起源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原始伽南文字、比布洛斯文字的理论）。

最近几十年的实践，特别是苏联某些民族的新文字体系的创立，使文字史有了许多新的内容。

在积累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国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字史的新的总结性著作：捷克有Č. 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Vývoj písma），1946年（227页）；英国有D. Diringer的《字母。人类历史的钥匙》（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②，第1版，1948年，第2版，1949年，第3版，1952年（607页），他的另一部著作《文字，它的起源和历史》（Writing, its origin and history），1962年（262页）；美国有I. Gelb的《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1952年（295

① 这里说的“字母-音素文字起源”，是指腓尼基字母-音素文字（腓尼基字母）的起源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起源”论，见本书第六章有关部分。——译注

② 英国文字史学家Diringer的这本书，在本书中常简称为《字母》。——译注

页)；A.C.Moorhouse 的《字母的凯歌》(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1953年(223页)；法国有 J.Février 的《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第1版，1948年(608页)，第2版，1959年(612页)；M.Cohen 的《文字》(L'écriture)，1953年(130页)；M.Cohen 的《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1958年(三卷，700多页)；德国有 H.Jensen 的《文字的今昔》(Die Schrif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第2版，1958(584页)；南斯拉夫有 Zv.Kuludžić 的《文字史》(Historija pisama)，1957年(868页)；西班牙有 M.Aguirre 的《世界的文字》(La escritura en el mundo)，1961年(514页)。

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本书第1版问世(1961年)之前，我国唯一的一本非翻译的总结性著作是 Я. Б. 什尼采尔的《图解文字通史》(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письмен) (1903年)，但此书已完全过时了。^①

苏联作者的著作中，阐述文字学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只有 Н. Я. 马尔院士的几部著作(《用雅弗理论阐述“书”(книга)和“文字”(письмо)这两个术语的起源》，1907年，《语言和文字》，1930年，《文字和语言》，1938年)，И.И. 墨山宁诺夫院士的一部著作(《论文字和语言的阶段性问题》，1931年)。最近几年，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许多词条。其他一些著作或者研究一些重要的，然而却是局部性的文字史问题(如 А.В. 阿尔齐霍夫斯基、Ю.Д. 杰舍里耶夫、И.М. 季亚康诺夫、Ю.В. 克诺罗佐夫、Н.И. 康拉德、М.А. 科罗斯托夫采夫、Д.С. 利哈乔夫、С.Я. 卢里耶、И.М. 鄂山阴、Б.А. 雷巴科夫、В.

① Я. Б. 什尼采尔的这本书，除了谈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一节以外，主要是复述 1880 年维也纳出版的 K. Faulmann 的《插图文字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Schrift) 这部著作。什尼采尔这本书的优点是有许多复印古文献的带色的插图和附页，本书第2版采用了其中几幅。

В.斯特卢威、М.Н.季霍米罗夫、С.Л.托尔斯托夫人等的研究），或者是些通俗读物（如В.А.科切爾金的《文字史概要》（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исьма），1955年；Б.Л.伊万采夫的《由图画到字母》（От рисунка до азбуки），1957年，等等），或者是一些语言学、古文字学、书籍史著作中，仅仅顺便谈到文字史的问题^①。

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一，这两部著作所依据的材料，注明时间是1945—1948年，在很多方面已经陈旧；第二，这两部著作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距甚远，而且有原则性的缺陷：没有分析文字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阐述文字史时差不多没有考虑文字史同社会史及语言特点的诸多关系；采用已经过时的体系类型学和术语学；文字的单一起源论和神造文字说起源论；夸大宗教在文字史中的作用。^②除了Č.Loukotka和D.Diringer的这两本书外，苏联还翻译出版了如下三部有关古文献解读史的著作：K.Керам的《诸神，陵墓，学者》（1960年），I.Friedrich的《失传的文字和语言的解读》（1961年）和E.Dobelhofer的《符号和奇迹》（1963年）；I.Friedrich的这本书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

本书不企求担负普通文字史专著的任务。它的基本任务是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如下几个文字理论的原则问题：文字的本质及其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文字的类型学和术语学；文字产生的条件、来源和时间；决定文字一般历史发展的因素；文

① 论述斯拉夫-俄语的文字的起源和理论的著作为数较多，但是只有少数作者——И.А.博杜恩·德·库尔滕奈，А.В.谢尔巴，Б.А.雷巴科夫，А.А.列昂节夫——涉及一般文字理论的问题。

② Č.Loukotka的书请参阅Е.И.卡缅采娃的书评（《历史问题》，1952年，第8期）；D.Diringer的书参阅此书的俄译本编辑И.М.季亚康诺夫写的评论。

字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和制约不同民族的文字特点的各种原因。从已成定论的理论原理的角度来分析最主要的文字类型和文字体系——象形文字(如古代汉字),词素文字(如现代汉字),音节文字(如印度文字),辅音-音素文字(如腓尼基文字),古代元音-音素文字(如希腊文字),斯拉夫-俄罗斯文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起源;还分析书写符号的特殊形式——数目字、科学符号、标点符号等等。其余的文字理论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包括: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字体系的语音(音素)成分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应在有关文字各个体系的著作中加以研究。本书只部分涉及古文字学的问题和文字不同体系解读的历史^①。本书完全不探讨这样的文字体系:虽然它们也用来传达言语,但只有狭窄的专门用途(如速记法、密码书写法、音标法);同样也不涉及用来记录(非言语的)音乐、律动等书写系统。

由于本书的目的以理论阐述为主,所以某些中间类型的文字体系——由表词字文字到音节文字(例如苏美尔文字体系)或者辅音-音素文字(例如埃及文字体系)的过渡类型,不是在一章内而是分在几章中加以研究,并且有条件地从这些文字体系中分出表词字的、音节的和辅音-音素的要素;同时还要谈到上述每种文字体系中这些要素结合的原则。由于这一原因,本书只详细研究那些在世界范围的文字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文字体系以及具有特殊理论意义(例如,复活节岛的文字)的文字体系;对于其余的文字体系,只确定它们在文字史上的地位。

本书第1版^②主要依据作者早先就此题目所发表的论著:《文字史的某些理论问题》(《语言学问题》,1953年,第4期);评M.Cohen《文字》(俄译本,——《古代历史通报》,1955年,第2期);《关于字母-音素文字的起源》(《世界文化史通报》,

① 不久前苏联出版的E. Doblhofer, K. Керам, I. Friedrich的著作,论述后一个问题。

② B. 伊斯特林,《文字的发展》,莫斯科,1961年,共396页。

1957年，第4期）；《十月革命和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同前，1959年，第2期）；《关于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同上，1960年，第6期）；《文字，分类学、术语学及发展规律》（*L'écriture, sa classification, sa terminologie et les régularités de son développement*）；《世界史手册》（*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奈沙台，1957年）；《文字的类型与语言的关系》（*Relations entre les types d'écriture et la langue*）（《国际应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讨》，第7期，巴黎，1958年）；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条：《文字》（*Письмо*）（与И.季亚康诺夫和Р.金扎洛夫合作），《表音文字》（*Звуковое письмо*），《音节文字》（*Слоговое письмо*），《表意文字》（*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基里尔字母》（*Кириллица*）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因为本书是苏维埃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书中对许多一般历史学的术语和语言学术语都下了定义，一些最重要的日期都加以注明；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例如，古代埃及，苏美尔），则采用苏联历史编纂学所用的分期法。

本书第1版于1961年问世之后，受到了苏联和国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引出许多评论^①。此外，出版社和作者本人收到了苏联最著名的学者В.В.维诺格拉多夫、Н.И.康拉德、Б.А.雷巴科夫、М.Н.季霍米罗夫诸院士，苏联科学院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А.А.西多罗夫、П.Н.波波夫各位通讯院士，В.А.阿尔捷莫夫、Е.А.鲍卡列夫、И.М.季亚康诺夫、Н.П.基谢廖夫、С.А.

① 参阅：《哲学问题》，1962年，第10期；《文学问题》，1962年，第5期；《语文科学》，1963年，第4期；《历史档案》1963年，第1期；《古代历史通报》，1963年，第2期；《苏联出版物》1962年，第9期；《书的世界》，1962年，第6期；《书籍》论文集，1962年，第7期；《新世界》，1962年，第5期，等等。

科波尔斯基、М.А.科罗斯托夫采夫、С.Я.卢里耶、А.И.马尔库舍维奇、И.М.鄂山阴、А.А.列福尔马茨基、А.Г.斯皮尔金、С.И.拉齐克、И.М.特隆斯基诸教授，以及Г.М.邦加尔德-列文、Т.В.文采利、И.С.卡茨涅利松、А.А.列昂节夫、В.П.斯塔里宁的评论和意见；国外许多学者也寄来了意见，他们是：Д.波格丹（罗马尼亚）、З.库伦迪奇（南斯拉夫）、А.卡普尔（民主德国）、Ф.穆齐卡（捷克斯洛伐克）、К.库耶夫（保加利亚）、М.科恩（M. Cohen）（法国）。作者在准备第二版时对上述评论和意见都一一加以考虑。作者借此机会对所有这些批评、意见表示感谢。

与第一版相比较，本书第二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增加了内容^①。

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某些更确切的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一些：在保持把文字理解为起源上补充有声语言的交际手段的同时，特别强调，在现代人们生活中，文字所起的作用，较之有声语言，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现代人借助文字所获得的信息比借助言语要多得多；词的书写形式现在几乎成为如同词的语音形式一样体现概念的物质外壳。根据这一情况，对科学符号的理解也作了一些改变；这些科学符号从起源上说被解释为“术语符号”，但按其用法则解释为表意符号。对于最原始的文字，我们采用了“句意文字”这一术语^②（整体表达，不分成一个个的词）代替“图画-综合文字”这个笨拙的术语，同时把这一文字类型分成为几种造型的图画符号和最古老的约定符号；用同“表音词字”（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логограмма）相对立的术语“表意词字”（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логограмма）来代替 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огограмма（“意符词字”）这个术语。

① 作者1963年发表的《斯拉夫字母1100周年纪念》一书作为第九章的基础。

② “句意文字”这一术语最先为美国文字学家I. Gelb所使用（见本书第33页）。翻译时是从俄语字面意义（Фразография）直译这个术语。——译注

与本书第1版不同，第2版有特别的章节阐述古代的约定符号，这是句意文字的两种基本类别之一（另一种为图画字）（见第三、四章）；此外，第2版还阐述复活节岛的文字（见第四章）、墨洛埃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A和法埃斯特圆盘的符号（见第五章）、伊特拉斯坎文字、亚美尼亚文字和格鲁吉亚文字、希腊文字的各地方变体、拉丁文字发展史（见第七章），希伯来文字和东方其他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历史（见第八章），分析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起源（见第九章），等等。对于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历史以及不同民族的书面文献的制作和形成，本版也加以简要叙述。

由于补充了上述内容，所以第2版的篇幅比第1版增加很多，但是，尽管篇幅增加了，本书所阐述的还远不是文字理论和历史的全部问题，而只是某些最重要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题目特别大的缘故。显然，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包罗无遗的。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文字理论的首要的问题就是文字本质的问题，也
1 就是说，文字的用途如何，它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它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怎样。

有声语言同劳动一样是思维形成的条件之一^①，是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

文字的产生比有声言语要晚得多。由于社会的发展，有声言语不再能满足人们交际中已增长了的和复杂化了的需要，这时文字才应运而生。

尽管有声言语具有许多优越条件，但它也有重大缺陷：这就是受空间的限制（言语只在短距离内可以听见）和受时间的限制（言语只在说话时才可以听见）。的确，在发明了扩音器、电话、无线电之后，言语的空间限制已部分消除；发明了录音机之后，言语的时间限制也部分消除了。但是这些传达和记录言语的工具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才制造出来。然而，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要求：把言语传达到远处并把它在时间上固定下来。

最初，采用各种方式来满足这种要求。为了把信息传达到远处，曾使用烽烟、篝火、击鼓作为信号；为了把信息在时间上

①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分音节的言语同劳动一起，成了思维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作者引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2年俄文版。根据德文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作“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按，德文Sprache，俄文译作Членораздельная речь，英文译作articulate speech。——译注）

固定下来，曾使用各种有象征意义的实物，例如土岗表示墓地，篱笆表示所有权，箭头表示方向；而最发达的形式是秘鲁印卡人的结绳，美洲印第安人的珠串（见第三章）。但是一种最方便、最确切的传达和固定信息的画图方式——文字逐渐地广泛传播开来。至于《实物》传达信息的方式，则主要用来当作传达到远距离的信号，很少用于记忆的目的。

文字同语言和思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已经牢固树立了这样的观点：把语言看作是思维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①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②中发展了这一原理。这一原理还受到苏联现代从事思维和语言相互关系问题研究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支持。

上述一切，无疑都属于以概念和判断形式进行的抽象思维。

与抽象思维不同，感觉-形象思维是以感知和表象形象的形式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可以不必通过词语形式而实现，尽管现代人的感觉-形象思维也是以存在发达的语言为基础的；例如，回忆看过的戏剧，如果不同时理解和评价所看到的東西，那么这种回忆就可能是一连串具体的、几乎在词语上没有定形的感觉形象。概念和判断的情况有所不同。“既然我们凭感性知觉马上得不到全部树木的共同特征，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由我们划分出来的共同特性的特殊的物质承担者。词就是这样的物质承担者。尤其是当需要把凭感性不能领会的现实中事物的特性和关系的思想加以固定和具体化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词。”^③

但是，如果语言是进行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必要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4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2，277页等。

③ 高尔基，《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载《思维和语言》论文集，莫斯科，1957年，第98页。

件，那么文字则只能在语言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因为甚至最古老的文字几乎总是表达某些共同的（其中包括抽象的）概念。然而任何一个共同的概念（更不用说抽象概念了）如果没有语言来表达它，就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固定下来。

但是言语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如果不把言语用书写符号和图形分成要素，例如，分成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那么这种言语是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书写符号或图形几乎总是表达某种言语要素的。

因此，对文字可以下这样的定义：它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

上述文字定义并不是普遍同意的。I. Gelb^①、M. Cohen^②、И. М. 季亚康诺夫等专家认为，所谓文字不应该是任何一种借助图形符号或图形来表达言语的方式，只有反映语言形式的表达法才可称之为文字。例如，根据И. М. 季亚康诺夫的意见：“真正的文字只产生在这样的场合：言语中的每个词和词与词之间的全部语法关系用图形符号再现出来，从而不仅再现信息的总的意义，而且再现其逐字逐句的内容”^③。另外一些作者（例如R. Vulli）走得更远，他们只承认那些不仅反映把信息切分为词和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而且反映言语语音的图形符号体系才是“真正的文字”。

文字的这些定义所包含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不符合事实。因为文字的历史发展直到不久以前还在于它愈益确切地再现语言的

① I. Gelb, 《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 芝加哥, 1952年, 第24—59页, 191页, 250页等。

② M. Cohen, 《文字》, 巴黎, 1953年, 第16页。

③ И. М. 季亚康诺夫, 《论文字》; D. Diringer《字母》一书的引言, 译自英语, 莫斯科, 1963年, 第9页。

形式。例如，最原始的《图画》文字只表达言语的内容。代替它的《表意》文字（如苏美尔文字、汉字），除了表达言语的内容以外，还能反映把言语切分成一个个单词和词的句法顺序，并可以表达词的词汇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表现读音。较晚期的音节文字和辅音-音素文字表达言语的语音，虽然并不总是充分地表达。再晚一些的元音-音素文字，能更确切地把言语记录下来^①。只有接近现时代的阶段内，几乎不反映语言形式的书写系统（见本章第2节）才重新有了发展。因此，尽管有上述文字定义，但无论是历史上原始的文字变体还是最晚期的文字变体，都与文字有一段距离。此外还产生一个问题：所有表达信息的方式，用来记录信息的图形符号和图形，虽然反映语言形式不充分，如果它们不归之于文字，那么它们应归于哪种现象的范畴呢？

上一节提出了一个原理：文字同思维联系的基本类型是“思维——语言——文字”，书写符号或图形，通常表达语言的某种要素。但是在文字和思维之间，书写符号和概念之间，是否可能存在（那怕在特殊情况下）直接的联系呢？

以往所有的论著都认为，文字同思维的直接联系是文字发展的初期阶段——“图画文字”阶段和“表意文字”阶段——最突出的特点。许多作者依据“图画”文字不反映语言形式这一事实，认为这种文字表达的不是信息，即不是言语，而是直接反映“思想”或“感知和表象的形象”，即不用词语表现的思维现象。例如，И.М.季亚康诺夫把图画文字定义为“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际而记录思想的最早期的方式”^②。文字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原理

① 第二章谈到《图画文字》及其他类型文字的特征、定义和比较确切的名称。

② И.М.季亚康诺夫，《图画文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33卷，1955年，第33页。后来，И.М.季亚康诺夫在修改了自己对图画文字的最初看法。他写道：“除了言语表达没有别的方法能表达思想”。因此他认为图画文字不是“表达”思想，而只是“提示”它（见D. Diringer《字母》序，第7页）。但是为了“提示”思想，正如为了表达思想一样，同样需要事先在语言上把该思想定形下来。